

東霸天的故事

草沙 著

• 光華書店發行 •

東霸天的故事

著者 章 鈔
出版者 光華書店
發行者 光華書店
·各地·

·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·

DONGBATIAND
GUSHY

一九四八年六月在哈爾濱印造
初版發行五千冊

目次

一	到楊家窪的一天	一
二	假冒窮棒子頭	五
三	不會扭秧歌的人	五
四	楊瘸子和王大鋼	九
五	自己控告自己	五
六	兩套鬼把戲	六
七	翻身就是和敵人打仗	九
八	不愛做官的窮哥兒	七
九	第二次吐苦水	七
十	當捉虎的時候	七
十一	又是兩大罪狀	七
十二	大鬧芭籬子	七
十三	這是破天荒的第一回	七
十四	公審槍斃	七

一 到楊家窪的第一天

今天是舊曆正月初三，我們工作隊到了馬家窪。行李還沒全卸下來，就來了一隊秧歌，在門口打了場子，鑼鼓喧天的扭起來，正要出去觀賞，一個人闖進來了。這人中等身材，年歲有四十左右，臉有點腫脹，眼睛眨溜溜的亂轉着。他身穿一件半舊棉袍，頭上戴一頂狗皮帽子，毛挺長的，腳上穿一雙牛皮靰鞡，也是半舊的。我心想：『看外表，有點像中農；……中農爲什麼對我們這樣有興趣呢？……』

那知這傢伙，開口就來個自我介紹：『敝人姓楊，』他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說：『大號叫文海，是本屯的屯長，……那一位，是團長大人！』

我指着馬同志說：『這是我們的隊長。』

楊文海把一張紅紙喜帖向馬同志遞過去：『這秧歌，是小的張羅的，也是小的領着

扭，……噠，……」他裝出一種卑躬折節的神氣說：『民戶都是死腦筋！我跟他們宣傳：現在是咱們窮人翻身的日子；毛主席爲咱們窮人翻身操盡了心；咱們理應鬧共產黨、八路軍的新秧歌！他們不聽我勸說，還是要扭舊玩意。哦，我只顧咭咭啦，……隊長大人和衆位同志，請勞駕看一下，……請多加指教！』

馬同志不高興的把手慢慢伸出去，接了喜帖：『我們自己會去看的，用不着費心。』楊文海這才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：『是，隊長大人！』

『你們猜這傢伙是誰？』楊文海走出去後，馬同志低聲問我們：『好，先去看秧歌吧，等會兒再談。』

我們剛走出門，離場子還有幾十步遠，這時候，鑼鼓敲打的很響，秧歌也扭的挺緊張，好像正在扭一個什麼複雜的花樣：楊文海一睜見我們，趕忙從人羣外邊縱進場子中間，舉起手大聲喊：『共產黨萬歲！』

立即，鑼鼓不響了，人們不扭了，大家都跟着楊文海喊口號。第一聲喊過去了，接着是第二聲：『毛主席萬歲！』第三聲：『八路軍萬歲！』第四聲：『窮人翻身勝利萬歲！』第五聲，却是在這樣喊：『工作隊身體健康萬歲！』第六聲，更是突兀，而又莫名其妙：『隊長大人平安萬歲！』

他們的口號喊的很快，很整齊，好像事先訓練過。我身旁站着一個扎棍的癩子農

民，衣服穿的很破爛，舊棉絮都露在外面，我低聲問他：『楊文海是個窮人嗎？』

『我是才從別處搬來的新戶，』那個瘸子農民說：『你問旁人罷。』

我們工作隊的小同志張生，天真的插上說：『楊文海的成份如果好，歷史如果清白，咱們可以找他當積極份子。』

『那你就找他吧！』馬同志笑着說。

秧歌隊總是使勁的扭，似乎都要扭出油來，向前一扭，頭低垂下去；向後一扭，臉就朝天仰着。要說有點新鮮味兒，只不過多了個東方紅的歌子。我們很奇怪：楊家窪統共才五六十戶人家，單是化整為零的，就有七八十人，加上幹雜的，跟着看熱鬧的，足有兩百人。……

二 假冒窮棒子頭

當天晚上，馬同志就告訴我們：楊文海這傢伙，就是那有名的，綽號叫東霸天的；和前半個月江西村槍斃的西霸天，是兩個同樣罪大惡極的壞蛋。在偽滿的時候，楊文海當偽甲長約有十年左右。

「前幾天，我們還在別屯住的時候，楊文海就領着一幫雀溜子，來要求我們工作隊快點到楊家窪去，幫助他（楊文海自稱是窮人）和大夥窮人翻身；並自稱他就是窮棒子頭，而且，翻身會已經組織好了。……」

「凡是真正的好窮人，他是一定會先來找工作隊的，但，凡是大膽來找工作隊的「窮人」，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好窮人，有些可能不是地主及壞蛋偽裝的，就是他們收買的狗腿子，或是流氓一類的人……當時，我看穿了楊文海的鬼把戲，就問楊文海：「窮人爲什麼要翻身？要分地？」」楊文海說：「因爲要打倒大地主，大資本來！」我又問：「什麼叫大地主，大資本來？」他說：「地土多，糧食多，錢多的就是。」我再問：「地土多，糧食多，錢多的就該打倒嗎？」他說：「現在是共產黨的年頭，凡是比窮棒子好過的民戶，一律共他們的產！」

「問完了楊文海之後，他領的十幾個人，我都挨個問了，每個人的說法、口氣都和楊文海一樣，好像是一個師傅傳授出來的。沒有問題，這夥人的師傅就是楊文海。這壞蛋，一方面是想掩飾自己的罪狀，另一方面是要破壞我們的政策。當時，我氣極了，但我壓抑住我的憤怒，用軟釘子把他碰回去，告訴他：「我們工作隊是幫助窮人翻身的，不是領導窮人共產，誰領導窮人共產，你去找誰吧！」……」

當馬同志講完楊文海的這段插曲之後，我們的張生又天真的叫起來：「唉呀，真危

險！發動羣衆，的確要有一套經驗。如果是我一個人，一定要上他的當。這傢伙，對象倒是個好對象：是鬭爭的對象，而不是積極份子的對象。我做了現象的俘虜啦！』

接着，專爲楊文海的問題，我們又開了一個會，大家的意見是：楊家窪的羣衆不好發動；如果搞的不機密，楊文海會溜之大吉。

三 不會扭秧歌的人

我們到楊家窪已經兩天了。工作的第一步，打算先發動勞而又苦的基本羣衆；但，已經動起來的才有很少幾個。工作隊的同志走到窮人家裏，有時候，竟連男人的面也見不着。

楊文海領的秧歌，仍舊在鬧着，天天扭，到處扭；早上，太陽一露頭就走了，晚上，到掌燈時候才回來。據我們初步調查，凡是男人：小孩子、小伙子、中年人、老頭子，總之只要不是癩子，瞎子，癱子，都一律參加了秧歌隊。家裏淨留些婦道人，我們去了，他們開口是：『老總！』閉口還是：『老總！』反而弄得我們很狼狽。不知道她們是從沒有見過八路軍，害怕八路軍呢；還是有人教給她們這樣稱呼我們。

扭秧歌的男人，脚上一律是靛靛鞋，身上一律是披紅掛綠，……辨別不出來誰窮誰富。

工作隊晚上也睡的很遲：……當羣衆扭秧歌還沒有回來的時候，我們就在屯裏和屯外踹蹠：……我和小同志張生正踹蹠着；扭秧歌的人，三三兩兩的回來了，他們也不敲打鑼鼓，悄悄的進了屯子。這天晚上，有月亮，我倆看清楚迎面走來的那個人是楊文海，我倆趕快閃開。在楊文海後面不遠，還跟着兩個人，於是，我倆便迎上去，故意問他倆：『你們幹啥去啦？』

『扭秧歌唄！』他倆一齊回答。

張生指着一個年歲較小的問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我叫楊世林。』他的聲調有點發顫。

張生說：『好吧，你就扭一下我看看。』

這楊世林真的扭起來，扭的挺自然，挺熟練。我問那一個年歲較大的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我叫張三。』他有點口吃的說。

楊世林逗笑說：『又叫張三猴子。』

『別胡扯了！』張三瞪了楊世林一眼。

我又問張三：『你們哥兒幾個？』

『我們弟兄三個，』張三說：『我排行老三。』

『你兩個哥哥都幹啥？』張生問。

『二哥吃勞金，』張三很不愉快的說：『大哥病……死……啦……』

楊世林帶着驚訝而又疑問的口吻說：『病死啦——』他把話猛一頓，又拉回來：『可不是病死的呢！』

我對張三說：『你也扯一下我們看看。』

張三却悶着頭，總是不肯扯；張生又催了他一次：『扯呀？有啥怕的！』

張三這才高一脚，低一脚，東倒西歪地扯起來，扯的一點兒也不像，——好像一個癩子，吓慌了亂跑。我笑着說：『好張三呢！你這能算扯秧歌嗎？』

『我是跟着去賣呆兒（看熱鬧）唄！』張三口吃的說。

『這麼冷的天氣，你整天跟着賣呆兒，你真行！』我又像斥責他，又像規勸他的說：『你一天上山挑一捆乾柴換米吃，不是比賣呆兒強的多嗎？』

張生問：『你家日子過的挺好嗎？』

『好啥呀？』我常賣工夫！』張三說。

楊世林又插嘴說：『跟我家一樣，吃了上頓少下頓！』

我先打發楊世林回去，把張三猴子叫到我們住的地方。張三一進屋，渾身就直打哆嗦，並不是完全因為冷。我問他：『你害怕什麼呀？』

『我自小一見官相就害怕！』他打着顫聲說。

我問他：『你聽誰說我們是官相？』

『我聽楊……』他沒往下說，改口道：『凡是上頭派來的都是官相！』

『我們是工作隊！』張生好像是在教訓張三，他插嘴說：『我們是侍候老百姓的勤務員！』

『你家有糧食吃嗎？』我問他。

張三漸漸有點鎮靜，率直的回答：『沒有！』

『那怎麼辦呢？』我又問：『不吃飯行嗎？』

『楊屯長說，大糧戶給借……賣一頓……』這次，他又口吃起來了。

我還是故意追問：『吃完了呢？』

『慢慢對付着哄弄唄！』他說。

張生又問：『是楊文海要你去賣兒嗎？』

『不是，』張三說：『我自己心願。』

我接着問：『楊文海說我們是官相嗎？』

『楊屯長沒有提過你們的事。』張三說。

『你哥哥，』我突然又問：『聽說是僞滿時候，一個姓楊的甲長害死的，是不是？』

張三搖搖頭：『不，病死的！』

張生從炕上跳到地上，半開玩笑，半認真的說：『你撒謊！你敢賭個兒嗎？你這樣說：『我要是真撒謊，天打五雷轟！』你要敢賭，你就不是撒謊。』

張三急的說不出話來，滿頭響出大顆的汗珠，楞了很久，才口吃的說：『楊屯長說：八：路：軍：不：興：賭：咒：。』

我和張生都忍不住笑了。

四 楊癩子和王大鋼

第二天，剛吃過早飯，我就在屯裏挨家逐戶的串。在屯子的西北角，有一間矮小的破草房，從遠處乍一看，很像大地主的狗窩。剛走近這門口，聽見裏面有男人說話的聲音，我就立刻走進去了。屋裏煙燻的像一個黑洞，炕上的一邊是露土的，蹲着一個老頭

子，一邊鋪着一塊破蓆，躺着一個中年農民，身上蓋着一條破蓆袋。他們見我進來，那個老頭子忙站起身來，那個中年農民却一骨碌翻起來，聲音有點發顫的說：『哦，老總來了，：請坐，：小戶人家，屋裏實在邋（騷）的邪火（很）！……』

中年農民還要掙着下地，我定睛一看，就認出來了。這中年農民，就是前天我們剛到看秧歌的時候，我搭話的那個瘸子。

我只是和鬻的笑着。順便就坐在露土的炕上了。那個瘸子忙把破蓆袋片遞過來，聲音還是有點發顫的說：『老總，小心衣服弄髒了，把這個墊上……』

我沒有移動，把蓆袋仍舊給他遞過去。首先，我問清楚了這兩個人的名字。老頭子名王大鋼，瘸子叫楊世清。（昨天晚上遇見的那個楊世林，大概就是他的親兄弟吧。）這是楊世清的家，王大鋼是他隣居，來串門子的。楊家住的秧歌隊，今天一大早就出了門。楊世清是瘸子，自然不能去扭秧歌，而王大鋼為什麼沒去呢，我很奇怪，問王大鋼：『王大爺，你為什麼沒去扭秧歌呀？』

王大鋼還沒有開口，楊世清就接了話：『我早瘸子，扭不到我名下；派他一名……不，不是這麼回事。他這個人有個倔脾氣，說不扭就不扭。』

『我活了四五十歲，沒聽說過要強迫人家扭秧歌！』王大鋼氣呼呼的說。

『誰強迫你扭？』我忙追問一句。

王大鋼說：『就是楊屯長嘛！』

『人家時候強迫你的？』楊世清有點着慌了，霎着眼說：『青天在上，有一句說一句。扯秧歌嘛，誰心願扯，誰就扯唄。我兄弟也參加了，那是他自個心願。』

王大鋼帶刺兒的說：『鷄巴毛，什麼心願！窮的精鷄巴打的土炕叮嚕響，還心願哪……』

『家貧不算醜呀！』楊世清臉紅脖子粗的分辯：『我姓楊的窮了多半輩子，啥人陰命，我窮怪我命苦，扯秧歌也扯不窮啊！……』

『你真是迷信腦袋瓜子！』王大鋼說。

三言兩語，楊痞子和王大鋼就大吵起來了，我忙調解說：『扯秧歌是個小事情，就是真強迫了，王大爺說了也沒啥關係。』我望一眼王大鋼，又繼續說：『王大爺說的，我揣摸著也有幾分對：比方，你們楊家窪，這是個小屯子；那能會有這麼多人心願扯。有，扯幾天就行了；天天扯，大夥兒心願嗎？我不信。』

王大鋼說：『你這可說對了！』他反問我：『你猜他怎麼說的？他的道兒可多啦，今天他這樣說：『這是上頭的命令；誰也拉（少）不下；大夥兒都得扯。』明天他又那麼說：『現在，窮棒子到處鬧翻身，什麼大地主，大糧戶！就拿咱這屯子說吧，像沒有波浪的水面上行船，大夥兒都是一漫平呀；——要是張三多吃一碗乾的，李四少吃一

碗稀的；這李四就眼紅了，說張三是大糧戶；豈不知張三那一碗稠的，也是汗一把，血一把掙來的。再說，工作隊一來了，屯裏鬧的像蜂窩一樣，大夥兒都不團結。前兩天，我向工作隊要求過，他們定會相信我是真心要他們來；工作隊要真來了，咱們就天天扯——從初一扯到十五。工作隊又興什麼窮種（羣衆）路線，反正他們得聽咱們的；……他們等的不耐煩了，就走了；咱們還是過咱們的日子。」窮人的腦袋瓜子簡單，給他這一哄弄，大夥兒都糊塗了。楊文海又是屯長，反正他說了算嘛。」

『老王頭，說話要留神呵！』楊世清警告王大鋼：『說上頭有命令，我也聽說過，有那回事；……這位老總——』他指着我說：『也是打上頭派來的吧。上頭到底有沒有命令，我們當民戶的也摸不清；這年頭，山高皇路遠，巴掌知縣管；——反正屯長就是上頭。』

楊世清的腦筋有點活動了。我對他說：『老楊，八路軍不興叫老總，你有陰話隨便說吧；咱們你哥哥、我兄弟的稱呼就行。』

楊世清說：『是，以前見官相就害怕，那變稱呼慣了。』他把話又轉到王大鋼身上：『老王頭，將才你說的話，這位……哦，他也在跟前，要是出了什麼岔子，我可擔不起。你的嘴碎，愛嘅咕；……你又是個跑腿子的（沒有老婆），要是一出事，你的尾巴一扎，就溜遠了。』

『呵，看你那個耗子膽！』王大鋼跳起來說：『搬倒葫蘆洒了油，媽拉個巴子！反正他把咱們這幫窮哥兒們也熬（熬壓）够了！該到咱們吐苦水的時候了。憑良心講，咱屯裏，數你的苦水多，數你受楊文海……男子漢大丈夫，我有啥說啥。我知道工作隊是幹啥的。』

我說：『老楊，我就是工作隊，你有苦水可以吐；工作隊就是爲的窮人！』

『窮人那能沒有苦處呢？』楊世清歎息的說：『苦處只怪自己沒有能耐，沒有家底子……唉，窮人的拳頭軟，怎麼能惹得起人家呀？！』

楊世清說到這裏，眼眶裏溢出來淚水，我極力啓發他吐苦水。到末了，楊世清才說出了一些楊文海的壞事……。

五 自己控告自己

中午，我們在家裏開了個會，討論如何發動更多的基本羣衆；抓本屯的大壞蛋，大地主；……會快結束的時候，楊世清拉着棍子來了，還領着他兄弟楊世林。據楊世清講：楊文海還是他的叔父，不過，不是一個太爺，親族關係有些遠。

『這傢伙害人，有親無親是一樣的。』楊世林咬牙切齒的說：『我爹就是他謀害的。——殺父之仇，那能不報！……』

當楊世林把他爹被害的經過講完之後，馬同志對他弟兄倆說：『是呀，窮人是要翻身，是要報仇，……但，你們只吐苦水，只流眼淚是不頂事的。』

『你能心思出一個好辦法嗎？』我問楊世林。

『大夥兒都不抱團體，光靠我們弟兄兩個，能把人家咋的？』楊世清有點消極的說：『這事要全靠工作隊做主：官家說話好使：……』

我正要給他們弟兄倆解釋這是一種『國法』觀點；依靠心理。張生却搶着小聲插了一句：『老楊，你估量楊文海會不會跑呀？』

楊家弟兄一時答不上來，急的只搔腦袋。門外，忽然一聲：『報告！』跟着就進來了楊文海。照例是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；接着，又是老稱呼：『隊長大人！』

『你有什麼事？』馬同志很生氣的問。

『我夾——只有兩件事：』楊文海拉長聲，把食指和中指伸出來說：『第一件事告狀；我不是告別人，我是告我自己；——隊長大人聽來一定不順耳。隊長大人，你們官家叫坦白，我們民戶叫告狀，事情說起來是一樣的。現在不是窮哥兒們要翻身嗎？要報仇嗎？要打倒大地主，大壞蛋嗎？……』